

# 百年老街已安澜

题记：

万州五桥老街，遭受多年风雨侵蚀、洪水袭击，历尽沧桑。今年夏天的汛期，老街居民们盼望多年的五桥河流域安全防护工程竣工了，它让汹涌的洪水得以驯服，五桥河成为相伴老街人悠然时光的温柔之河。

□李晓

2024年7月11日，夏日清晨的万州五桥老街，晴朗天色如蛋清溢开。

五桥河上百年老桥旁边一栋居民房屋的外墙上，一处“历史最高洪水位”的红色标识特别醒目，这里标识着“220.90米”，是在2020年7月16日老街那场特大洪水过后留下的证据。而今，它已成为老街一处难忘的“胎记”，也成为永远告别的历史。

这天一大早，老街理发店79岁的程大叔，吱嘎一声打开房门，夏天了，他依然戴着那顶瓜皮帽出门，他要到老街去转悠一阵子。

程大叔来到豆浆店，不紧不慢坐下。“程叔，还是来一碗豆浆、两根油条？”经营这家小店的老板大哥打着招呼，多年了，他知道程大叔的胃口。

“哎呀，今天再加1个油饼、1个卤鸡蛋。”“大叔，遇到啥喜事，饭量也变大了？”大哥笑眯眯地问程大叔。

“啥喜事，不都是我们老街人的大喜事嘛，昨天晚上大雨，我们这些老街人，都睡上了一

个安稳觉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程大叔，今早的饭钱您就不给了，我请客。”大哥哈哈大笑出声。

大哥的欢快笑声，同样荡漾在老街老巷里。

7月11日早晨，老街的街坊邻居们一碰头，都发出这样开怀的笑声。头天晚上，降雨量达146毫米，要是在以前，绕街而过的五桥河，滔天洪水说不定就鲁莽地越过老街房顶，翻过老桥桥顶，顷刻间淹没了老街老巷。惊魂不定的老街人，这些年一入夏，心就悬到了嗓子口。

4年来，都是在7月，老街就淹没了3次，洪水滚滚中，横跨河流两岸的百年石拱桥，在央视《新闻联播》里就出现了两次，成了洪水中的“网红桥”。

住在老街40多年的樊大哥，是老街社区的楼栋长，儿子早在新城买了大房子，可他老伴儿就是不愿意去新城居住，一去新城，就感觉腿肚子抽筋似的疼。

樊大哥跟我说，在老街生活习惯了，就好比一棵树，在老街老巷里扎下了根须。

在樊大哥心里，一到夏天五桥河的汛期，心里就如上紧了发条一般紧张，特别是在大雨夜，他根本没睡过一个踏实觉。晚上要打着手电去看临街五桥河的水位上涨情况，一旦发现情况不好，他就赶紧通知社区，由社区人员及时组织

撤离。

就说4年前夏天早晨老街的那场特大洪水吧，洪水咆哮着漫过了老街最高的树冠，漫过了老桥桥帽，更滔滔着漫过了老街人用手按住的胸口。

洪水过后，百年老桥挺住了，只有两边石墩被冲走。洪水过后的那天下午，樊大哥和几个老街居民给挺过一劫的老桥深深地鞠了几个躬。后来维修老桥，樊大哥又带领老街坊们沿着河流下游，一块一块地把冲走的石墩找回来了，让它们再次稳稳地回到这个老桥老祖宗身上。

樊大哥和老街人都在问，大雨天，什么时候，我们这些老街人不提心吊胆，能够在雨后天晚上好好睡觉到天亮啊？

二

去年刚一入秋，在五桥河上游一个叫龙网塘的地方，机声隆隆。

挖掘机、工程车、吊车火力全开，五桥河流域安全防护工程老街段分洪隧洞正式开建。

老街段分洪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分洪隧洞、控制堰、进口侧堰、出口消能箱涵和河道淤塞点疏浚，分洪隧洞分布于五桥河右岸，总长1110米。

按照要求，分洪隧洞必须在今年6月前竣工，稳稳当当地把五桥河汛期肆虐的洪水驯服成温柔之水。

去年秋日的一天，我到老街检查社区安全工作，在巷子里遇到76岁的张嬢嬢，她正陪着腿脚给隧洞施工队的工人们送去自己做的白米糕，篮子里覆盖着一层清香幽幽的荷叶，纯正米香的白糕让我也嘴馋了。“来，来，来，给你尝几个。”张嬢嬢从篮子里抓起几个白糕塞给我。

她挠挠满头白发说，这些外地来的施工队啊，不分白天黑夜地干，太辛苦了，我给他们送点白糕吃吃，算是我们老街人的一点心意。

去年7月，相隔正好10天的两场特大洪水中，老街两次被淹，赶来的武警官兵、志愿者们在滚滚洪水中营救被困老街居民、抢救商家财产。

洪水消退后，老街泥沙淤积，一片狼藉，张嬢嬢看到清淤的不少年轻士兵双手双脚打起了血泡，心疼得流出了眼泪。她去买了100个鸡蛋，煮了20多碗荷包蛋让志愿者们给士兵们送去。

当古朴的百年老街又恢复了洁净，居民们自发组织队伍送别士兵们，社区的秧歌队还敲锣打鼓欢送。张嬢嬢也在欢送的队伍里，那天她对我说，明年啊，老街人希望不要再辛苦这些孩子们了。

在五桥河安全防护工程施工负责技术与质量的黄帅，来自湖北长江设计公司，有天他主动约我聊一聊。

我俩坐在五桥河上的老桥上，桥下河水潺潺，他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哥，做工程这么多年了，我很少感到有这么着急的心情，我觉得啊，就好比给我家里干事一样，老街人太好了，不能让他们再吃洪灾的苦了。”

黄帅和同事们对隧洞设计方案反复斟酌打磨，最后选定了最优的方案。

我告诉他：“我妈还住在老街，我代表我妈这些老街居民们感谢你们了”。黄帅说：“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，不必客气，为老街人把这个工程建好，也是我一辈子的幸事。”

分洪隧洞工程，需要迁移老街居民家的12座祖坟。去年冬日的一天，我与社区的傅哥跟着老街居民刘大哥来到他母亲墓前，这天要挖坟迁移，刘大哥一头跪在母亲墓前，哽咽喃喃：“妈妈，为了我们老街人的安宁，只有委屈您

老人家了……”

三

今年7月10日，根据气象预报，又有特大暴雨袭击，社区与街道工作人员再次发出洪水预警消息。五桥河的分洪隧洞防护工程已经竣工，但它能够抗住即将来临的洪水吗？

老街人成群结队去看了分洪隧洞工程，一些人心里有了底，双眉舒展，一些老街人还是感到不踏实，眉头凝川。社区与街道的干部全体值守，依然如临大敌预防这场洪水。

7月11日凌晨2时，浓重的积雨云突然闪闪发亮，滂沱大雨哗，哗，哗疾速泼落，在社区值班一夜没睡的老熊打着手电一次次来到河边看水位，五桥河的河水浑浊发黄，侧耳一听，水声也没那么急了。

当天清晨，五桥河水流速达到每秒213立方米，按照防汛规定，一旦每秒突破128立方米，安全防护工程的分洪隧洞入口处的控制堰、溢流堰就把超限洪水引流至侧堰流入分洪隧洞，成为一条安全泄洪、行洪的绿色通道。

老熊回到社区办公室，兴奋之中，一拳砸在办公桌上，大喊出声：“成了，成了！”老熊在社区工作17年来，有哪一年夏天汛期能睡上一个安稳觉啊。

洪水过后，老街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7月14日早晨，我再次来到老街，遇见新开了一家店面的项大哥，在这4年来的两次洪水中，做泡菜生意的他家，被洪水冲走了200多个泡菜坛子。

项大哥对我感叹说，现在可以安心心在老街做生意了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。

我点点头。老街的河水，静静地流淌……

【观潮】

## 人有向往，才能抓住用生命拧成的绳

——话剧《天坑问道》观后

□赵勇

每次，坐在剧院看戏，灯光熄灭，压迫感突然袭来，仿佛坠入无边的黑洞，直到剧场顶部的舞台光打下来，这种不安才逐步缓解，这道光是我进入另一个时空的路径。

在话剧《天坑问道》的开场，这道光，来自天坑的上方。

剧中，我们看不到让人舒心的“远山”“小桥”“流水”，这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桃花源。舞台布景都是嶙峋的峭壁局部，直逼眼前。它更像一个个等待救援的矿井，一根绳索垂直而下，悲剧几乎每天都困扰着这里的人们。

观众仿佛也被置身这天坑中，我们与剧中人的视野方向一样，仰天而望。舞台上的一根麻绳，引导着我们，要“爬出去”。这种压抑感是置景语言带来的，由此，我们可以共情剧中的茅开山，为什么死伤多人还非要坚持自己修路，确实是等不及了。

重庆市话剧院的这部原创话剧，改编自巫山下庄村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毛相林的真实故事。现实事迹已经非常感人：整整7年时间，毛支书带领村民用最简陋、最原始的方式，在悬崖峭壁上修建长达8公里出山的“天路”。

现实的力量只能在具体的“在场”才能体会。“天坑”不是极致的语言修辞，它像一个倒扣的铁桶，下庄村就此与世隔绝。

《天坑问道》有天然的现实主义底色。下庄

人面临的问题，具有普世的写照。

剧中，茅开山的父辈为了修路殒命折戟而心灰意冷，坤叔将之解释为“山神”的命运安排。茅开山说，我是共产党员，不信这些迷信。剧中有一段集体祭拜的场面，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祈福或祭天，而是一种自我抗争的誓言仪式，是对人的生命意志的张扬。下庄村没有现代开山装备，肉身搏击自然的原始形式，让我们联想起人类早期那种质朴悲壮的文明拓疆。肉身的脆弱无力和心灵的活泼达观，衬托出人类的生存意识和一贯的倔强。

现代主义戏剧中有荒原意象，比如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、曹禺的《原野》。人与荒原的主题，往往是把人置于荒原之中，无所遁形，隐喻了人的精神危机。《天坑问道》则不同，人身在“天坑”，并不会像戈多和狄狄每天躺平于困境中混日子，也不会像金子、仇虎一样在黑暗丛林中不断彷徨和自我戕害。

下庄人的故事，不苦情，不悲天悯人。我们这些观者不会居高临下“同情”他们的遭遇，我们只会敬畏他们，命运不断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，但他们却在缝隙中冒出希望的花朵。

他们沉浸在一种让人动容的“未来预期”中，每个人都有梦想：残疾的妹妹要去山外看看，邻居要去隔壁走亲戚、回娘家，引水要开着摩托带着兄弟和家人兜风，茅开山要买一辆拖拉机带领乡亲们致富……

最感人的往往就是这些普通人的小念想、

小期待。为了这些简单的东西，他们要颠覆“命运”这个带有“人生注定”的名词，将其变为一个挺身而出、抓住绳索，从容“运用”的动词。

现实主义不仅有凛冽和残酷的人与自然的缠斗，还有心灵对自由的向往，这是天坑封堵不住的。带着“希望”生存，不是权宜之计，不是等待戈多，而是“希望”本就是人类力量之源，生存之基。

有时候，希望就像剧中这根自上而下垂下的绳索。你不知道绳索的另一端意味着什么，连接着什么。当我们往上爬的时候，会因为看不到未来而犹豫。但命运的绳索本来就是冒险，它需要勇气，需要智慧。将绳索拴在身上，绳索不仅是工具，它已经成了生命的象征。它会滑落、摇晃，惊心动魄，是绝望或者死亡，但也是安全的保障、期许和希望。

话剧《天坑问道》中的这根绳索的运用让人眼前一亮，它已经超越了对实物的模拟，是人类生命在场的意象象征。

剧末，这根绳索的意象开始在我心中氤氲：耳边仿佛听到江边拉纤的工人，赤身裸体，高唱着“太阳出来喜洋洋”的船号子，喜上眉梢；光影中仿佛看到贾樟柯在电影《三峡好人》结尾处的处理——工人行走在两栋高楼之间搭起的钢索上，步履维艰；又仿佛遇见在山城市井小巷中负重的力夫，方脑壳上缠绕一条细麻绳……

这是巴渝人的生存智慧和勇闯“活路”的拼搏勇气，更是对美好生活最纯真的向往。

## 一条鹅黄色的连衣裙

音，是标准的普通话，声音很温柔。

我回复：“我还以为您是开玩笑的，结果是真的啊？您的裙子估计我穿不下，我只是觉得您的裙子都很漂亮，很有品质，想着什么样的美人儿才配得上那裙子呢？”

“哦哦，那好啊好啊……我搜出了一条鹅黄色的，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，我发图给您看。”正说着，她发过来一段语音，“真丝这东西确实不能穿小了，小了会拉丝啊……”

紧接着发来五张图，就是她说的那款鹅黄色连衣裙，是长裙，白色衣架挂着的，腰间有一条同色丝带，胸前有一朵白色的牡丹，看起来既雅致又大气。她把很大的裙摆左右牵开固定在柜门上，图片依次是正面、背面、侧面，后面两张是袖口和领结的细节特写。

我觉得这条您会穿。我有好几百条裙子。真是太多了，这条是大码，根本就没有上过身。衣服扔在旧衣箱里，觉得好心痛……”她一连发来四条语音，分别是51秒、37秒、19秒、16秒，说了很多话。为了赢得我的信任，她还告诉我她是黑龙江省大庆市一所高校的汉语言文学老师。

语音交流多起来。她开始聊起自己的人生经历。我由此得知她刚退休不久到江津带孙子，

丈夫尚在且在职，儿子在巴南工作，儿媳在江津。

饭点早就到了，我没有打断她。站在食堂门口，任凭暖阳透过黄葛树新绿的枝叶照在我身上，一边聆听她温柔标准的普通话，一边翻看她晒出来的裙子，想着配得上这裙子的女子，定有着安稳妥帖、岁月静好的气质。

再次翻看群信息时发现，她在邻居群里发图片的时间是凌晨1:18。夜深人静，她这么用心地晒出美裙图，是在向这个陌生的江水环绕之地表达友善吗？是因为初来乍到，离乡背井，人地生疏，蓦然升起一种欲向外传递排遣的孤独与思念吗？都有吧。这种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和情怀让我不能坦然了。

我看见了她的真诚。我看懂了她的友善和孤独。她真心实意赠送的鹅黄色真丝连衣裙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

每一天，地球上的事情数不胜数，能与一位陌生的北方母亲产生关联，以善意接受她的善意，一团暖意在我心中涌起。

我们的善意岂止与一位北方母亲关联？在方兴未艾的城市发展中，天南地北的人来到重庆，来到江津，用情感连接彼此，共建这一方热土……

赠衣裙的邻居大姐，谢谢您。



下庄村之路（中国画）

蒋才

## 茶山茶韵

□戴睿

走在茶园，是另一种韵味。茶树生长需在海拔较高的山上。万盛自然条件优越，低山绵延，山间早晚温差大，云雾蒸腾，使得阳光能均匀散射。茶树承接天地之精华，涵养了有机物质，锁住了芳香气息。

成年后我已多年不见茶山，但它一直是儿时的美好记忆。在原桐桐煤矿家属区的后山上，种满了茶树。这里的茶树叶糙皮厚，花很是清新，洁白的五片花瓣，中间镶嵌金黄的花蕊。

茶山有专人管理，有一次我们在茶林中藏猫猫，蹭了一身粪水。后来，伙伴们大了，纷纷离开家乡。其实早在煤矿关停之前，茶园就慢慢衰落了。也许这里的气候本就不能满足茶树生长需求，荒芜是迟早的事，就像生活中某些事物，走着走着就被时光抛弃了。

近年来，万盛不断丰富旅游和特色农业业态，致力乡村振兴，陆续开展了采茶节、名茶手工制作技能大赛、茶艺观赏等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活动。文商旅融合，已然成为茶资源、茶产品综合利用的新方式。

以前我是不喝茶的。一位发小远嫁福建泉州，有一年她先生跟她回老家。那位先生除四处寻找商机，最爱的就是成天盘腿坐在沙发上品功夫茶。发小告诉我，泉州人把喝功夫茶当成平生一大乐事。回去后她寄来一盒铁观音，无奈我不习惯茶汤入口时浓黏苦涩的滋味，茶叶被我束之高阁了。

一次，我参加了一个茶道联谊活动，老

师拨茶、冲泡、滤水、斟茶，气韵流畅，一气呵成，整个过程充满浓浓的仪式感。精致的小盏盛着青绿的茶汤放在眼前，很是养眼，茶汤入口一瞬间，感觉一阵清香扑鼻。功夫茶的艺术魅力提升了茶的品位，而茶汤与茶叶的分离，大大减少了茶汤入口的苦涩感，使味蕾与嗅觉更专注于茶叶的芬芳，余味无穷。

现在的我成了茶的拥趸。我多饮红茶，每当沏出一碗茶汤，或红酃如酒，或红中带黄，淡烟飘沸，用白瓷、青瓷或玻璃杯盛装，都能满足视觉、味觉的双重享受。

一口茶汤落肚，温暖便团团包裹住我的胃，四肢百骸变得无比舒展。人过中年，生活开始做减法，摒弃一些无关的人事，甘愿沉浸于茶香与花香。那股似有似无的香气，似乎过滤掉了生活的烦恼，使人回归单纯自然的生活本质。

今年我有幸几次与茶山结缘。在綦江石角镇的新农村，我们走进茶山，提采顶端最嫩的芽尖，带回收获的喜悦。在黑山镇天星村访茶，背后也是一片茶山，我忍不住又上手采回一包，直至手指酸软。

让我心心念念的还是从林镇的七龙茶场。山野空旷，寂寂无人。远望，一排排茶树似列阵的士兵，又如条条蜿蜒的长龙。往高处走，视线再放远，只见眼前的茶山一座，两座，三座，绵延开去，伸展出一根根曼妙的线条。清朗的天空，青绿的茶园，真是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卷。

从古至今，茶，一片树叶的故事，韵味未绝。它带着土地和手掌的温度，守护心灵，成为我们的精神慰藉。



投稿邮箱：kjwtx@163.com